

两位姐姐跑回去都躲藏起来了，日本人对我的看守便更严了。日本人把我关在他们的一个堡垒户家里，户主是一对老实的农民，他们听了日本人的话，不敢把我放走。他们给我吃饭，给我洗那些被日本人糟蹋的污垢，还给我衣服穿。他们白天下地干活，日本强盗就来糟蹋我。晚上他们睡觉了，日本强盗又来。那种被日本强盗糟蹋的疼痛难忍极了，开头还有一点疼痛的知觉，到了后来，就像死了一样，什么也不觉得了。每每苏醒过来，都是有气无力地赤条条地躺在地上。就这样半个多月以后，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，日本强盗就把我扔在一个窑洞里不管了。但是他们也不让我回家，后来那一对老农民在半夜里把我悄悄地送回家里。一家人为我奔波，调理身体，苦苦地休养了半年多，才勉强能自己照顾自己了。

提起日本强盗，我就气愤难耐，我要代表我全家向他们的政府讨要说法，该怎么赔偿的就要日本人赔偿，让我们的心里得到一点安慰。这一笔债一定要算清。

刘风孩

(调查时间:2002年5月)



刘风孩(2005年7月摄于家中)

刘风孩听说我要到沁县作调查，早早地到了张德英的家里，这瘦弱的老人对过去日本强盗的罪行记得比较清楚。她按照记忆一口气说完了她的遭遇。

刘风孩，1924年农历六月初三出生，山西省沁县定昌镇刘家坡村人，后嫁到本县漳源镇固亦园村。以下是整理后她的口述内容：

1943年春季的一天，固亦火车站的日军在队长川上的带领下到东乡（青修一带）抢粮抓人。下午回到温家庄、刘家坡的时候，闯进村子见人就抓。

村民们没有来得及躲避，不少人被日本人抓住。我和刘月桂还有几十名男男女女一同被日本兵带回火车站。他们把我们关押在一个房子里。到了晚上，川上和很多日本人到我们的房子里要糟蹋我们，要我们两个脱衣服。我们不愿意脱，躲躲闪闪地不让他们抓住我们。日本兵便举起刺刀要